

# 琴瑟

□黎筠



腊月的太阳病怏怏的。琴瑟坐在家门前，眼前白茫茫的，田野里空旷无人，但见几只麻雀抖着身子在东张西望，偶尔零落的几片雪花落在干枯的树枝上，落在琴瑟的睫毛上，发出轻微的叹息。此刻，村子里没有鸡鸣没有犬吠，附近的村庄也是沉寂的，马街连同大半个世界都被大雪覆盖。风无规则地吹着，好像失了心智，最终在一片白茫茫中迷失了方向。时间也迷失了方向。

前年的正月十三，马街是喧腾的，村庄东北方几百个简陋的说书摊儿一个挨一个，像是瞬间复制而出的，像是土地怀的胎，土地发的芽。而一群一群的听书人从东西南北的村里，街市里叮叮铃铃赶来，把马街踢腾得尘土飞扬。说书人天作幕地作台，使浑身解数吸引会众。天上是流星，脚下是亲亲的土地，听书人嗑着瓜子美气地哼着说书曲，躯体扭摆成一把琴。

马街书会已有千年历史。在河南省宝丰县及周边区域，马街书会成因有颂德说、悼师说、祭祖说、皇恩说等等，其中祭祖师传说有据可信。《新唐书·元德秀传》云：“玄宗在东都，醜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且第胜负，加赏黜。”一时间东都洛阳戏班云集，除官府送演戏曲，民间前往参演的各剧种艺人也趋之若鹜。当时，溍阳城一位说唱河南坠子的老艺人，也率四位徒弟顺应河古道北去洛阳献演。行至马街东河火神庙时老艺人突发重病，弥留之际嘱咐道：“为师怕是不行了。我一生从艺，浪迹江湖，无儿无女，咱们虽为师徒却情同父子。为师去后，你们要修养品德，把河南坠子一代代传唱下去……”话未说完，瞑目而逝，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葬罢师父，四徒弟结庐于墓侧守孝。三年孝满各立门户，收徒传艺。相约每年正月十三各率众徒弟归来，上坟祭祖，以说唱方式向师父诉说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年复一年遂成曲艺盛会。

可是去年，因为汹涌而至的疫情，大地像一片孤寂的落叶，叶脉上生命的律动止息了，马街也仿佛被人遗忘了。琴瑟听村里老人说，马街书会千百年间风啊雪啊从未停止过，好像一停止，马街的土地就会停止呼吸。琴瑟又马街30年头了，30年前马街的麦苗还在她的记忆中翠绿着，马街的小路旁、应河边、麦地里，一个个说书摊儿扬起的丝丝缕缕的琴音还在记忆中缠绕着她。那场面真壮观啊，中国版图十几个省市的曲艺爱好者，数千人负鼓携琴汇聚于此，这个豫西南

的小村沸腾了：白云上飘着清脆的筒板声，风的翅膀上挂着天籁之音，几百亩的麦田里，每一棵麦苗上都滚动着圆润的音符，每个音符都在阳光下灵动地眨着眼，风一摇动，扑嗒一声跌落雪泥里，薄雾似的热气在麦根下轰然炸开。

大地上所有的村庄都生长着，青草野菜、洋槐刺梨，这些村庄坚实的陪伴也悄无声息地生长着，琴瑟所在的这个村庄，地下的瓦砾青砖在时光的隧道里已修炼成精，如果从土里掘开它，发现每一块都透着空灵，每一块都能代替这片土地发言，马街的风物不仅会说话，如果需要，还可以伴着月光吼几嗓子，马街的历史是被乐声滋养的。

琴瑟也被乐声滋养着。琴瑟从母腹里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了挂在山墙上的那把坠胡，这把坠胡从爷爷手里传到父亲手里，就有点斑驳了，一点点掉下来的漆皮像父亲大腿上冬天起的痂。琴瑟的父亲常年把坠胡支在大腿上，吱吱扭扭拉出鸟兽鸣叫的声音，草木飞舞的声音，常年拉着唱着教琴瑟技艺，做梦都盼着琴瑟能做个出彩的说书人。

琴瑟的父亲领着她第一次来到马街时，她已经19岁，眼睛、胸脯扑棱棱绽开了，声音动听得像撕缕子打茶盅。这个年轻的女说书人第一次在这么隆重的场合说唱，竟也不缩不怯，筒板一打，轻启粉唇，纵横捭阖才子佳人的故事便奔涌出来。她清楚地记得，她的书摊前来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后来评书演员刘兰芳也被她的唱腔吸引了，径直走到她的摊位前。接着，许多观众都簇拥过来，不知是看她，还是看刘兰芳。琴瑟娇小的身体被人群淹没了，琴瑟也被一种幸福感淹没了。刘兰芳是她的偶像，上小学时，中午放学后她总是站在村里的那棵大柳树下，听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刘兰芳的《岳飞传》，她一手抱着大柳树，双目望着头顶的高音喇叭的样子很迷人。她不知道那个时候全中国有多少张着嘴巴，眯着眼睛在人神地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马路上、车间里、电线杆下，一堆堆一丛丛的。现在那个谜一样的人物就站在她面前，欣赏着她的坠子书。琴瑟的父亲被围观的人群感染，他眯着眼睛，歪着头耸着肩把坠胡拉得荡气回肠。琴瑟浑身的血液在跃动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头上的红围巾燃烧得如火焰一般，她时而温润时而激越的声音飞出去，像鸟翱翔于天空，而她的脚下，土地醉了，正月里沉睡的麦苗也苏醒了——当然，正月过后，琴瑟美妙的声音最终会被大地多情地消解，成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

那年，琴瑟的声音还在敲打着人们的耳鼓，马街书会状元的桂冠就戴在了她的头上，主管文化的领导为她发奖，并向她伸出温厚的手，这是琴瑟平生第一次和人握手，琴瑟有点害羞，心里扑通扑通的。琴瑟能当马街书会的状元，首先得益于她清亮的嗓门儿，然后是马街一个热爱坠子书的小伙子以不菲的书价买下她的书。她在小伙子家一唱就是七天，七天里，听书人屋子里坐满了，就坐院子里；院子里坐满了，就坐墙头上；墙头上满了，骑在树上，冷飕飕的天，一场书都不落。

一年后，琴瑟再次来到马街，她的辫子长了，脸圆了，胸脯更是浑圆得像小山包一样。马街的那个小小伙子再次写了她的书，听书人照样星星一样密密匝匝。这一年，琴瑟小脸一红，羞羞答答嫁给了写书人。

天愈来愈冷了，风贴着地面流水一样旋来旋去，有细碎的雪花被风扬起来，落在琴瑟的脸上。是的，是这种感觉，几十年了，雪花混合着麦苗的清香总是这样抚摸着她的肌肤。

那真是美好的日子，那个日子对于琴瑟，浓烈甜蜜得似蜂房下滴出的蜜。而现在，她的筒板，还有她清越的嗓音都好像埋在了尘埃里，雪花也穿不透。这样想着，一瓣雪花在她的脸颊融化了，更像是她委屈的泪水。

仍是无边无际的安静，头顶的太阳晃荡着，仍是病怏怏的，村庄也病了。此刻琴瑟的心怦咚一声，好像掉进了深井里，她竭力往上爬啊，爬啊，她要爬出来。琴瑟爬出来的时候，捂住自己的心口就跳进屋里跑。咔嚓咔嚓，风摇动树枝的声音，咋像她的心跳呢？

琴瑟从屋子里取出坠胡、筒板，拉上丈夫往田野里跑，风也在她的后面跑。她的跑声惊动了马街的家禽家畜，于是，全村响起了连绵不绝的鸡鸣狗吠。那声音起初微弱，像是刚出吐似的，渐渐地便一寸一寸地往上生长，长得热烈，长得无所顾忌，最后要刺破天空似的。接着，整个村庄，不，附近的村庄都被这叫声填满了。是琴瑟打破了这坚固的寂静，但各家各户的们依然关闭着，风都推不开。

琴瑟跑到了田野里，找到往年自己扎书摊儿的位置就站住了。大地无言，但她分明看到无数双眼睛在望着她。她的脸蛋通红，一副骄傲的样子，她认为自己站在了地球的中心，她要站在地球的中心说唱坠子书，要把声音像绸缎一样甩出去，飘过远处的青山，飘过万道河，让更多的生命听到，让砖头瓦块听到，让沉醉的土地举起赞美的手掌。那一刻，马街更应该成为宇宙的中心。

琴瑟已经按捺不住那颗狂热的心跳，她的手心里已冒出了汗水，她的一颗心正在手心里跳跃。

这个时候，琴瑟的丈夫已经坐在一只旧木凳上。他望了望白茫茫的天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搓搓冻得僵硬的手，往手心里哈了几口热气，像往昔琴瑟的父亲那样把坠胡支在大腿上，又旋转了一番弦轴，点上一支烟，接着，便摇头耸肩地拉出了激昂的旋律。风是媒介，把弦音传了出去，传到紧闭的千家万户，把每一扇关闭的心灵打开。

太阳已经拨开琴瑟头上灰白色的云朵，大地快要解冻了。琴瑟抹了抹眼角溢出的泪水，打起筒板，清啸开唱的一瞬间，从她的胸腔里飞出了一群欢乐的小鸟。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今年，就地过节成了很多人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然而春节依然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期盼。电视上、网络上、广播里、朋友圈，已经充满了浓浓的年味。网络时代，由于人际传播效率的扩大，过年情怀更具有了共鸣性。

回想春运，这个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几乎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经历过的归乡记忆，也是春节的时代缩影。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早一次春运在67年前，春运规模不过2300万人次，而“春运”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的《人民日报》。到去年，春运规模达30亿人次，已经扩大了130倍。

春回大地人回家，团圆依然是中国人的春节期盼。庆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天涯若比邻已不再是诗意的幻想。虽然疫情的原因，很多人与家人团聚、守夜、逛庙会、访友拜年的场景暂时难以实现了，但随着网络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网络拜年、网上购年货、微信发红包、家人异地视频欢聚畅谈、网上互动欣赏各地年俗等新形式，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年俗。地理距离的阻隔，并没有让人们的心灵变得遥远。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节的物质选择越多，叫嚷着“年味”越来越淡的人也增多了。其实，吐槽也是一种另类的重视，在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自觉，从热衷过洋节的潮流中回归以后，反观自己的传统节日，自然生出了更多的期许和要求。

“年味”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是人们企盼的“年”的味道？中国大部分传统节日都根植于古代的农耕文化。尧舜时期春节名“载”，夏代名“岁”，到了周代才叫“年”，这几个称呼均指谷物的生长周期，春节含有“一年一度庆祝丰收的寓意。另外几种关于春节起源的说法也与祈求风调雨顺或平安有关。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春节是个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朋团圆、欢庆和享受美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衍生出大量的年俗文化。

历史的长河里，年俗始终处在继承与创新的流变中。比如宋代的“片子”，类似于贺年片，到今天，贺年片已经变身电话、短信和微信了。有一些春节传统曾经消失，近些年又逐渐回归或变身，比如春节搭台唱戏变身成电视春晚，而祭祖、贴门神、画年画、迎财神等又重新时兴起来。正如央视春晚成为中国人的新年俗才短短30年，就已经开始分化和演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春晚活动，年俗其实一直在创新性的构建中。

相比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缓慢演变，如今人类社会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很多文化的重新构建还远远没有跟上经济高速的发展。比如，传统的春节活动通常是在大家族式的农业社会展开，如今，随着传统大家族分化成单个小家庭，城市居住环境中左邻右舍的陌生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少子化，圣诞闹闹、人丁兴旺的阖家欢乐场景变得越来越罕见。传统年俗中包含着物质层面的渴盼，虽然买年货、吃团圆大餐、逛庙会、发压岁钱等传统当下依旧存在，但渴盼春节改善物质生活的心情已自然地变淡了。年俗文化在当下的时代，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越物质生活的渴盼，这也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回家团圆享受亲情的原因。而在春节的乡愁里，有对亲情的渴盼与挂念，有高速现代生活下放松心情的期待，更有在都市生活高节奏压力下渴望回归田园生活的向往，甚至有着人们对健康安全的原始农产品的怀念。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山间民宿、观光农场、农家乐和采摘园很可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回归田园很可能成为新的春节民俗。因为人们对传统春节文化的推崇，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推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文化。

如果虚拟社交已经成为人际社交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年味儿逐渐挪到互联网上也是必然的趋势。虽然人们感叹生活虚拟化的种种弊端，但互联网也自有其优势，特别是其快捷方便的视频传播



# 年味 年味

□刘青文

优势，正把一些历史悠久却日益被人遗忘的美好年俗，以新的形式流传下去。就像在李子柒的短视频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华美食或传统物品从无到有的传统制作工艺，在海内外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很多传统工艺比如泥塑、剪纸、

地方美食制作，曾经日益失去了影响力，而时下的直播和网络互动，又将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生动鲜活地呈现于网上。很多地域性的过年风俗也被不同时空的人熟知，比如北方过年捕鱼、制作杀猪菜，南方制作腊肉腊肠腊鱼，这种跨越地域时空的过节形态，正是新业态下创新性发展的年俗。而随着物流网络的日益发达，年味里的美食也能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各地特色年货也正在跨越更广大地域传播和被享用。当然，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变化中，如何平衡越来越多的“低头族”造成的亲情文化的改变，也是一门新兴的课题。

然而无论年俗如何改变，团圆、喜庆、和谐等春节的核心文化内涵始终未变。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强大的民族文化凝聚力，传达出很多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精神。万节年为首，所有传统节日中，春节以最强烈的人伦纽带强化着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广大中华儿女对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同根性的认同，也激励全体人民在新的一年不断团结奋进、奋发图强。

在我们迈向2035年文化强国目标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更是必不可少。“十四五规划纲要”谈到了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同时要扩大节假日消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国社会开启现代化征程之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仍然落后于经济水平的发展。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下建设文化强国应该思考的命题，而我们引导传统节日发挥出自己的核心价值，需要以人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为基础，将价值观念、情感寄托和文化理念进行现代化转化，让节日成为文化的生动载体。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随着时代发展，传统年味往往会位于新兴年俗，关键要看如何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与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符合当下的流行时尚、地区特色、民族心理，创造新的能为更多人接受的年俗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西方的圣诞节从宗教仪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圣诞节文化”，而春节作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核心价值，不能把春节由一个传统节日仅仅演变成众多商家推销商品的假日。

当我们的春节最大程度地承载了人们的情感渴盼与文化归属感，展示出自己的核心价值，便是在不知不觉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强化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春节在海外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不断提升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年俗文化随着互联网影响力的日益加强，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整合的催化剂。社会层面的“年味”复兴，需要网络、电视、广播等现代传播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新的跨越。而在家庭层面，人们应该有意识地通过言传身教把传统的春节文化，比如包饺子、守岁、拜年、写春联、画年画等传递给下一代。

冯骥才曾说过，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救山村乡野里那些有失传危险的古老艺术，也要救人们不经意中可能丢失的“年味”。因为，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精神内涵，春节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知己

□蒋建伟



我出生的那个平原，像一条又平又长的线，没有一点儿起伏曲折。如果说线的上面移动着一些黑点儿，那就是人、牲畜和三五只飞鸟了。

我在平原上生活了很多年，自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出门见山，什么群峦起伏，好像都是不真实的。山的概念只停留在年画中、电视里。在我的认知里，平原富庶，山区偏僻。前者种庄稼产粮食，后者猎走兽、养牛羊，生活在两种世界。我常常想，山区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第一次看见大山，是23岁那年的一次外出，我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到达武汉。凌晨4点在武汉长江上的阵阵汽笛声中，我们提着行李下车，睡眠蒙眬着一路寻找某处价格便宜的旅社。放下行李，在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夜色中听南来北往的喧闹声和机器轰鸣声，等待天明。我的同伴指着窗外黑黢黢的最深处，告诉我：“那就是大山，爬上去爬下来，需要两个小时呢。”我问他：“山上有野兽吗？比如老虎狮子豹子，老鹰兔子梅花鹿。”他摇摇头说：“那是古时候，现在只剩下树，成群结队的鸟儿，还有像蚂蚁一样多的人。”天亮以后，我都不记得自己看到大山时的那一刹那，有没有那种惊喜。我是一个那性内敛的人，如今看来，定是对现实中的山和图片里的山没有距离感也没有陌生感，所以惊喜不起来。常态容易变成某种习惯，习惯变成了某种依赖，久而久之，人就很容易懒惰了。

这些想法，我终于和山区的一位朋友交流了，可他笑了笑，没说什么。那一年夏日，我带着老父亲去爬海口的活火山遗址，看群蛇一样把身子缠绕在一处的榕树根，看山上高高低低的树，看着它们的长相和姿态，猜测它们的性别、家族关系、夫妻关系。朋友斜挎着一个蛇皮袋，掂了一把两米长的铁锹，一路走，一路讲，他把山上的每一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他喜欢刨那些行将枯朽的树根，连根带土刨出来带下山去，移栽到自家的花盆里，做成根栽、根包石之类的盆景，养起来，让枯木逢春，重新活一回。我和父亲被他的行为打动了，这世上竟有如此美好之人。

下山来，时间还早，朋友提议我们到他的根栽园看一看，我们欣然前往。他家的根栽园建在郊区，一道长长的木栅栏一拉十几公里，将50亩山地圈起来，好气派。山地是朋友租的，倾尽家资刨了很多树根，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树苑儿，也买了很多花盆，在园子里能种则种，能栽则栽，或盆或桶，或陶或罐，千姿百态，秀中出奇，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他指着一盆名叫“万山红遍”的根栽说，这是他的宝贝，获过盆景博览会的大奖，至少值20万。那是一块A4纸大的树根，10%的身子扎在花土中，死死地抓住一团团砂石，而90%的身子裸露着，皮肤上鼓起一道道青筋，它衣衫褴褛，弱不禁风，一个人瘦瘦地站在蓝天白云下，头顶生出一片墨绿色的乱云。

那天晚餐，我们谈文学、谈故友新知，即兴吟诗作赋，宛然有了汉唐文人的风骨。从此，每次看到山，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朋友，想起他的根栽园。虽然一个出生平原，一个身处山区，两个情趣相同的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一天，我接到了他发来的四句格律诗的祝福短信，大意是难得情趣相投，等你来举杯高歌。拿着手机的我不由得一怔，这，正是我之心意。

# 遇见未来智能

□傅彩霞



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站在舞台中央，是从邓丽君开始的。放眼望去，荧屏重现歌后甜美的身影，全息影像技术再现一代芳华，她与程琳同台演唱《你怎么说》，表情自然典雅，歌声甜美美妙，惊艳全场。如今各种舞台演出，采用人工智能并不罕见。在计算机日体诗词创作系统中输入关键词，软件便可自动生成一首首日体诗，堪与古诗词相媲美……智能科技的便捷、高效、轻松，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很多领域，人不再是电脑的对手，甚至被誉为人类“智慧堡垒”的围棋，也被人工智能攻克。智能科技正一点点涉足人类的智力领域。但是，倘若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按程序变成模式化、智能化的样子，没有了错落有致的摇曳，没有了千差万别的个性，没有了几分歧直言的霸气，表面看似井然有序、一团和气，却意味着人类世界退化成了一汪死水。智能科技在人类脚下挖下了一口温柔的陷阱，仿佛远古的凶兽，正张开着饕餮大嘴，静悄悄地等待着人类的自投罗网。

面对无处不在的智能时代，很多科学家呼吁反对发展人工智能武器。比尔·盖茨曾公开表示，短期内机器人确实会帮人类不少忙，但从长远来看，人类还是需要人工智能的潜力保持忧虑状态。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也担心，彻底开发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我常常仰望布满繁星的苍穹，看那漫天星光，感觉渺小的自己和宇宙融为一体，有时又忽然产生幻觉，智能机器人统治了地球领地，人类终会沦为奴隶……

遇见未来智能，关键是如何改变思维模式，把它控制在可操纵范围之内，让其承担起自身职责，提升人机合作能力，更好地效力人类。在现代高效生活节奏里，我深深怀想从前的慢——望月赏花，观云听雨，看山玩水，抚琴吟诗。只与悠闲相伴，不与欲望纠缠，那是一种质朴的精致与生命的哲学，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抱朴清欢，是心灵深处对诗与远方的深情向往。

人类开发利用未来智能必须得有个“度”，要终止急功近利的贪婪，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根本之道。如果在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让其具有情感、思维、意志、爱心等人类属性，富有人性化，我们就能站在未来智能的臂膀之上，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提供的大数据，作为参考、判断、规划和决策的重要依据，让未来智能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建设力量。唯此，人类文明尚可更悠久、更灿烂、更深远。



翠竹腊梅

于希宁作